



Fragment of text from a torn label or slip,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全' (All) and '是' (Is/This).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武進薛應旂

宋紀六十八

乙卯一年

高宗九

紹興五年

金熙宗亶仍稱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乙巳朔日食帝在

平江府辛亥召張浚還壬戌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

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

軍于外

己巳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初粘沒

喝兀术等會朝上京以諳班勃極烈之位久虛請立

太祖之孫合刺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刺即亶也至是



乞買卒亶立追尊其考豐王繩果爲景宣皇帝妣蒲  
察氏爲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  
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廼曰景祖劼  
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束曰  
康宗妣皆爲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丙戌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  
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  
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

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初廣漢人蘇雲卿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  
待鄰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  
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  
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  
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  
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  
速先期輸直夜織履堅韌過革寫人爭買之以饋遠  
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  
經意澆園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



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  
漕使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  
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  
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  
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  
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銜竹  
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  
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  
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  
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

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  
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  
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  
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  
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  
則扃戶閤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  
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  
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  
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  
予罪曷鍼 丁亥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



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  
撒离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已  
丑建太廟于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時委守臣  
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  
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  
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  
行欵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  
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  
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閏  
月丁未胡松年罷 置總制司命戶部尚書章誼措

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  
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爲  
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  
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  
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  
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  
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  
額增析爲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詔諸  
官田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  
二 以張致遠爲戶部侍郎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



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  
宮禁始自朝廷始額員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  
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  
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興  
之業可致也 三月乙未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  
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爲害請乘其  
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謀者給以文榜俾  
招諭諸若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 夏四月丁  
未召解潛還罷諸州鎮撫使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  
賊不敢犯召入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

盡罷 壬子封周後柴叔夏爲崇義公甲子土皇卒  
于金五國城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  
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  
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  
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  
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臣  
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  
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  
爲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于  
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



心孤臣久繫而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  
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金人讀之亦爲之墮淚爭  
相傳誦俗重忠義不以爲罪 是月楊時卒時字中  
立南劍人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  
靖從彥南劍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  
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  
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旣卒業歸築室  
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嘗與學者論治  
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  
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

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  
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  
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  
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  
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  
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  
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  
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  
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  
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



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  
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  
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  
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  
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  
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  
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  
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其議論醇正類此延平李侗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  
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

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  
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  
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  
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  
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  
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  
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  
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  
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  
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



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  
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  
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  
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  
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  
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  
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  
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  
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  
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

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  
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  
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  
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  
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  
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  
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  
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  
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  
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



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薜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  
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畢  
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  
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  
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  
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  
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  
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旣久而後悟也

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  
爲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  
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  
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薜之事  
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  
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關地復土  
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薜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已丑以孟庾知樞密院事戊戌封和州防禦使瑗爲  
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  
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



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 辛丑命川峽訪求元祐黨人子孫 六月乙巳班統元歷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 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

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叅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



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心腹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揚欽來降飛喜曰揚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

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取楊太首挾鐘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時薛弼爲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



可避而不可闢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  
與戰遂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  
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  
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  
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秋七月壬申朔以仇忿爲沿海制置使 戊寅獎諭  
岳飛趣張浚還朝己卯孟庾罷以沈與求兼樞密院  
事甲午韓世忠復鎮淮軍 八月己未下詔示章惇  
蔡卞詆誣宣仁皇后之罪追貶原官子孫不許在朝  
九月乙亥賜禮部進士汪應辰及第第一應辰初

名洋上特改賜今名時年甫十八能推明帝王躬行  
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少受知于喻樗旣登第知張  
九成賢請之于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 冬十月乙

卯除各路制置大使席益四川李綱江西呂頤浩湖  
南 張浚還自潭州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  
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  
詔趣歸及至勞問曰鄉暑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  
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  
一篇帝嘉嘆置之坐隅 十一月丙戌命張浚視師  
荆襄川陝 是歲金伐蒙古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爲



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九 丙辰一年

高宗十

紹興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正月壬午賜宗子伯玖名璩爲

和州防禦使 二月庚子興營田甲寅以折彥質僉

書樞密院事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

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

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

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



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术與劉猗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沈與求罷 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入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

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 三月辛未蠲旱傷州縣民積欠錢帛租稅 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絕沒官及江漲沙田海退泥田 夏四月甲辰劉豫陷唐州 丙午起復岳飛爲京湖宣撫副使飛以母喪扶襯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 五月癸未禁淮南州縣收額外雜色租 直學士院朱震奏謝良佐親傳道學舉世莫及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乞特官一子以奉其祀帝遂以謝克念補右迪功郎 六月乙巳朔地震甲寅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屯襄陽楊沂中屯泗州 秋七月癸巳以郭浩爲未



興安撫使邵隆知商州聽浩節制經理商號 劉光  
世復壽春 八月庚子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言今日  
之禍實由公卿大夫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  
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  
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  
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  
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  
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鑒安石使學者不讀史  
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  
曰雄之仕莽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

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  
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  
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  
開罷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  
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開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  
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  
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  
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  
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  
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



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推酤竒零絹布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所作備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脩孰可守蜀者交脩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監階州草場苗亘以賊敗有詔從黥中書舍人呂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賊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收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處常罰毋令姦臣得以藉口於後世從之

丁未以秦檜爲

行營留守孟庾副之時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岳飛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



已而忠義杜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僞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時僞齊屯兵窺唐州岳飛檄劉豫曰契勘僞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旣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

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



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  
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  
在前各令知悉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  
取中原不許 癸酉帝次平江 壬午岳飛以孤軍  
無援還鄂州 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  
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  
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帥救援金主亶  
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  
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  
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

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柰何許之  
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  
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  
犯合肥猷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  
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楊沂中韓  
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  
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  
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  
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  
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



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警何所恃

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猗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猗率衆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猗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猗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



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即日啓行未

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飛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西遼耶律大石死子夷列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 十二月甲午朔張浚還自鎮江入見請幸建康趙鼎請還臨安戊戌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壬寅趙鼎罷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旣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



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

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丙午折彥質罷辛亥以張守

參知政事 尹焞應召自涪就道爲文祭程頤而後

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始召焞左司諫陳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願願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詔今士大夫之學一



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可  
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焯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焯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  
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  
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  
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張浚薦焯拒劉豫  
之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  
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秘  
書郎兼說書趣起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七十 丁巳一年

高宗十一

紹興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

建康癸未以陳與義叅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  
事乙酉以張浚兼樞密使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  
置使至是復置 丁亥何薜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  
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  
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



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  
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  
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  
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  
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  
退而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  
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亦  
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  
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  
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

臣終贖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  
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  
率羣臣遙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  
君之已爲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  
從之剛殆深探上意善於逢迎矣以秦檜爲樞密  
使吏部侍郎呂祉奏瑞安知縣李處廉專事貨賂  
交結權勢刻程願著述徧遺朝士以干譽近乃犯賊  
繫獄遠近傳咲乞榜諸路勿得見影疑形以毀程學  
從之二月癸巳朔日食庚子詔以王倫爲奉迎梓  
宮使如金納幣三月丁卯以呂祉爲兵部尚書叅



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爲參議官辛未帝至建康起居舍人呂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

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 戊寅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 己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爲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爲皇太后 甲申劉光世罷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沉酣酒色不恤國事



語以恢復意氣佛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夏四月戊戌脩濬建康城池以賊徒田舍及逃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賣丁未岳飛乞終喪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大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鄴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

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鄴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



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旣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詔不許庚戌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論曰宋南渡諸將所可倚以成恢復之功建中興之業者自岳飛之外蓋不多得豈直奮勇善戰而規爲措置亦自有大過人者秦檜奸臣主和誤國

其忌飛也固不容誅矣張浚負一時之望乃亦謂其意在要君此何說哉愚嘗合其殺曲端之事而觀之其心事固未可知而休休有容之量恐亦不能如古之所謂一个臣也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



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願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與提舉萬壽觀六月乙巳沈與求卒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淹練通達克已聽

納及卒謚忠敏丙辰岳飛因累詔趣還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復遣還鎮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金誅其尚書左丞高慶裔秋七月粘沒喝以憂死初金主吳乞買召粘沒喝爲相以訛里朶代守雲中粘沒喝遂失兵柄蒲盧虎欲



宋元通鑑卷三十一  
六  
挫粘沒喝因其所善高慶裔以賊敗下獄粘沒喝乞  
免官爲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粘沒喝  
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  
教之反凡粘沒喝之黨連坐者甚衆粘沒喝恚悶絕  
食縱飲而死八月乙未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  
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  
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  
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  
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  
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闊畧况小

嫌邪當爲諸公辯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  
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  
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  
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召瓊赴行在瓊  
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  
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  
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  
仲福統制劉末衡皆死之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  
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  
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



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  
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  
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  
中者社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劉錡吳  
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社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  
舍釋褐歷官所至有聲至是死難 詔張俊自盱眙  
移屯廬州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  
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初酈瓊擁呂社北歸  
劉豫張浚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  
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

士特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虜得書  
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亦賴以少安 九月甲子  
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曰顯肅丁卯韓世忠張  
俊入見乃命俊自盱眙移屯廬州 壬申張浚罷浚  
總中外之政帝委任寔專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  
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酈瓊叛呂社死浚不安因力  
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檜則善矣  
近與共事頗覺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  
矣 初靖康之難粘罕駐軍青城欽宗出狩留而未  
返時有汪若海者以太學生上書粘罕請息兵講好



奉還少帝其書慷慨激發反復數百言中有云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偃僂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顧衆曰今上寬仁似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爲也今日當先死以爲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少無不歔歔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可不承于天不和於人哉粘罕雖不聽然亦不罪也當時圍城中大小臣工噤不敢出一語而忠義奮激乃出於一儒生里父則平時

肉食以謀人之國者果何如人哉帝嘗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才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丙子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上皇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翰林學士朱震因上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待從臺諫禮官叅議卒用御史趙渙



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震謝病乞祠尋卒震字子發荆門軍人舉政和進士深於易學博洽詳雅以廉正稱冬十月丁酉張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明日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竒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

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爲言帝意解遂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未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閏月丙寅涪州處士尹焞入見命爲祕書郎兼說書 是月張俊棄盱眙還建康 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



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  
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  
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  
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  
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束  
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  
戍陳蔡汝亳穎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  
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  
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  
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

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  
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  
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迨茲八稔尚勤兵戍  
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間  
宣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敲殺  
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安置行臺尚  
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  
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  
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  
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



於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將還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祕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

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爲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爲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末年院蓬蒿滿逕一室蕭



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脩身講學為事 丁亥復遣王倫奉迎梓宮于金 是歲金初用大明曆司天楊級所造也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七十一 戊午一年

高宗十二

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

幸平江李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



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  
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  
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  
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  
闡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  
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  
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  
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  
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  
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

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  
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戊戌帝議還臨安張  
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  
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  
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  
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  
知婺州 二月庚申以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大  
使兼行宮留守 壬戌岳飛乞增兵不許 癸亥帝  
發建康丙寅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  
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



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

者也子寅宏寧 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一  
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良獄花石之擾  
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  
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  
帝曰其人獻錢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  
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己卯以戶部尚書  
章誼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爲醴泉觀使  
除尹焞爲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叅知政事  
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  
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



觀留侍經筵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  
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特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  
痛惜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櫝  
曰震亦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賸恐教兒費力爾  
進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三月庚寅以禮部尚書  
劉大中叅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爲樞密副使壬辰  
復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  
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  
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  
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

也檜旣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  
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甲午陳與義  
罷初朝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  
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義曰若和議  
成豈不賢於用兵帝然之至是以疾出知湖州夏  
四月壬戌詔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  
於都教場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轅  
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  
下張宗顏軍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二軍  
屯天長泗州緩急爲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



本天五月庚子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  
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砭館伴之砭以爲御史時嘗

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砭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



從其言衆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戊申以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夢得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宗弼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

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六月壬戌以衍聖

公孔玠僑居衢州賜田五頃以奉先聖祠事壬申

賜禮部進士三百九十五人及第出身初諸郡鄉試

卷多解呈御覽福州陳脩作四海想中興賦有云葱

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

塵帝吟誦此聯凄然出涕黏之殿壁至是脩名在第

三帝曰卿便是陳脩今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

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詔出宮人施氏嫁之是科

得陳俊卿以呂本中直學士院金使通和有司議

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



粟若務充悅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在吾  
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 秋七  
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  
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  
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耻未雪義  
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  
之 辛亥彗出東方求直言晏敦復奏昔康澄以賢  
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  
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  
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

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爲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  
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竊權簧鼓流  
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真  
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  
應天之實 八月甲子蠲江東路月椿錢萬三千緡  
丁丑彗滅是月金始頒行官制初金太祖用漢言賞  
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  
者未改女真官號斜也幹本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畧  
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  
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



中爲之叅定其制。金以會寧爲上京臨潢府爲北  
京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  
故名金源初稱爲內地至是升爲上京會寧府改遼  
上京臨潢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  
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冬十月丁巳罷叅知政  
事劉大中知處州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  
薦蕭振爲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  
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  
就矣。鄜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撒离喝來歸世輔  
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世

輔年十七隨父末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  
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人夜宿陶穴世輔縋陶  
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  
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  
延安授末奇父子官末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  
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末奇  
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  
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  
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朮以  
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圍場間世輔戒吳俊



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未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離喝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憇高原望追騎益多撒離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

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未奇未奇即挈家出城至馬超谷爲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 甲戌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帝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良貴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上聽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爲之辯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



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

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



志 丁丑金國使張通古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與王  
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  
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 汪藻  
上所脩日曆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  
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  
差藻升顯謨閣學士言者論其嘗爲蔡京王黼之客  
奪職居末州始藻在太學與王黼有微隙後黼入相  
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外論不知指爲黼黨累赦不  
宥 出校書郎張嶠爲福建轉運判官時何掄以刊  
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故出嶠上疏略曰古之人

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在不在於  
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  
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  
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  
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濶之事此近  
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今之計朝  
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  
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  
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  
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寢成也 十一月甲申以翰林



學士孫近叅知政事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柰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

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仁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纍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



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子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彼以詔諭江南爲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

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况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讐彼意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方王倫之爲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爲國生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



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耻受其  
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  
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  
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讐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  
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來  
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爲不妄金人之  
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  
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  
乎國家亦嘗敗外夷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

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人  
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正  
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携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  
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憐然改慮布告中  
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  
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支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  
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  
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  
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邪以振紀綱  
以脩政事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



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黏罕之已死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欺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己望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

更與三二大臣熟議其便無貽後時之悔 甲辰王庶罷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爲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庶因乞免僉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辛亥樞密院編脩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



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虐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

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



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  
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  
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  
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  
之檜迫于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  
吳師古鋟其書于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  
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  
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爲然  
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 十二月己未

以李光叅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  
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  
而用之光旣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  
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  
無需索 戊辰王倫言金使稱詔諭江南其名不正  
秦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  
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檜曰朝論  
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句龍如  
淵至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  
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



白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  
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  
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  
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  
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  
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  
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  
時尹焯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上疏曰臣伏見本朝  
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

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  
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  
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  
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  
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  
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  
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  
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  
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  
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



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爲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脔削天下有被髮左袵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

以此望於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李綱時知洪州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



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旣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

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



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

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旣廢金欲立淵聖于南京以分中外以和定而止 論曰秦檜主和或者以爲逢迎上意余讀宋史至此不能不爲之愴然矣 甲戌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七十二 己未一年

高宗十三

紹興九年

金天眷二年

春正月壬午朔帝在臨安丙戌以

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  
文畧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  
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  
永州上䟽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  
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



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  
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  
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  
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  
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  
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  
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  
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  
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啣之及  
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

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  
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  
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  
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  
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  
言獎諭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爲賀表  
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  
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以陳  
淵爲右正言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  
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旣衆而所入實寡此臣



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礙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願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

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仁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於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褒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脩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柰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



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褒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岳飛請以輕騎從謁諸陵洒掃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願往視之檜白帝止其行 辛卯以尹焞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奏言臣職在勸講茂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

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



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旣去  
秦檜當國見焯前疏力非和議及與檜書檜已不樂  
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大戊戌賜王倫同進士  
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旣又以倫爲東京  
留守命倫交割地界己亥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  
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  
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  
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  
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 二月癸丑以周  
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

京先朝陵寢自未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  
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三月丙申王  
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  
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邠州渡  
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辛丑以樓炤僉書樞密  
院事 夏四月庚戌朔呂頤浩卒頤浩字元直其先  
樂陵人徙齊州以進士歷官至宰相其處苗劉之變  
固亦有功而與李綱趙鼎不協幾於媚疾矣且又荆  
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  
爲東南患云 辛丑命樓炤宣諭陝西炤至鳳翔承



制以楊政爲熙河經畧使吳璘爲秦鳳經畧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爲鄜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甲子以孟庾爲西京留守路允迪爲南京留守 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五月丙午李世輔自夏來歸初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

人生擒撒离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乃還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嚙訛爲陝西招撫使世輔爲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嚙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喇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



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嚙訛  
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  
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  
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  
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  
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  
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  
于河池玠遣詣見樓炤于長安炤承詔以爲護國軍  
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  
下二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六月庚戌皇后

邢氏崩于五國城 辛亥夏主乾順率子仁孝立仁  
孝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 己巳吳玠卒玠字晉  
卿德順人少沉毅有志節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  
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  
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虚心請受雖  
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  
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  
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  
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士褒張燾還自河南初士褒至鄂岳飛請以輕騎



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褒出蔡頴  
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日久隔王化不圖今  
日復爲宋民遂入栢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  
還詔封士褒爲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  
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必不可  
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  
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患之出燾知成  
都府秋七月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  
究王訛魯觀爲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  
與謀反事覺蒲盧虎訛魯觀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

不問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  
侍郎陳橐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  
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  
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  
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  
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  
嘗謂歲帑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  
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  
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  
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



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嚮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秦檜憾之橐因力請去之丁亥王倫使金議事金帥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

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邪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之喪金人秘之乙巳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



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軍事一無  
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  
謝 金以捷懶杜充爲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捷懶謂  
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降與杜充爲伍  
邪遂復與翼王鶻懶等謀反事覺且疑捷懶與宋陰  
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捷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  
其黨皆死 知邵州王彥卒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  
縱喜讀韜畧當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河朔號稱  
名將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  
治郡士議惜之 閏冬十二月甲子李光罷初謂可因

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  
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  
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  
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  
怒光遂求去 以李綱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綱  
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  
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蒞拔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  
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  
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  
臣區區進退何足多少然數年之亟奮亟躋上累陛



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  
重違遂允其請金胡沙虎攻蒙古糧盡而還蒙古  
追襲之大敗其衆于海嶺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七十三 庚申一年

高宗十四

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 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

使金初將為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  
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為起居郎廷臣為侍御史朝  
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  
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  
迎兩宮使 唐文若以進士分教潼川府給事勾濤



薦以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入見文  
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  
廉耻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  
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  
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  
刻之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便殿帝大悅 辛卯李綱  
卒于福州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卒年  
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  
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  
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

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史臣曰以綱之賢  
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  
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  
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  
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  
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  
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若  
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噉噉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  
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  
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二月辛亥以劉錡爲東



京副留守李顯南京副留守丁卯以孟庾知開封府  
爲東京留守仇愈知河南府西京留守三月胡世  
將屢言金人必渝盟宜爲備夏四月壬申韓肖胄  
罷五月己卯金兀朮撒离喝分道入寇兀朮以歸  
河南陝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  
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本然之及撻懶誅遂大  
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右監軍撒  
离喝出河中趨陝西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  
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路  
允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

縣皆降拱州守臣王慥亳州提轄魏經死之撒离喝  
入同州趨未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  
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  
熙秦鄜延諸路撒离喝旣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  
虜後遠近震恐秦檜以其言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  
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  
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檝入見曰金  
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  
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詔吳璘  
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吳璘敗金人于扶風初胡



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移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旣而撒离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旣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离喝還鳳

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



擊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母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

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經晝方六日而金兵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數十人旣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許清輩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



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啣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喙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喙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趣騎急行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

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



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當我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

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徃徃困乏錡士氣閑暇軍皆畚土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二人



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

汴旣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先是劉錡告急帝命岳飛馳援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臯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



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所遣諸將李  
寶牛臯相繼敗金人于京西樓炤罷時秦檜力主  
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營諭指班師閏  
月撒离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  
撒离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  
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谿嶺胡世將又遣  
王彥揚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离喝還屯鳳翔  
旣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爲陣乘虜壁未定奮兵  
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撒离喝走還鳳翔岳飛遣  
統制張憲擊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寧府郝晟復鄭

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  
他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  
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  
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未安軍  
韓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  
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  
荷鋤而觀張俊遣統制王德援潁昌兵還就檄德  
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金遊騎遇遂入  
城偃旗卧鼓遊騎引去德因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  
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金



人曰吾與爾小大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  
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  
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  
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酈瓊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  
日夜义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  
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初欽宗時德以十  
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  
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义耳由是人呼爲王  
夜义秦檜惡趙鼎居越偪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  
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

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  
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  
軍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  
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叅知  
政事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  
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术次翁懼檜得  
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  
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  
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  
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 己酉岳飛留大軍于



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詈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术以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术憤甚合師十二萬次

于臨穎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屍焚之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



鬼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  
行視諸陵葺治之 癸丑以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  
使劉錡爲判官 先是紹興五年岳飛遣梁興等布  
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  
待王師至是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金人動息  
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開德澤潞晉  
絳汾隰之境皆約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  
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  
焚香迎候者克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  
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

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驍  
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  
來即降金統制王鎮崔慶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  
部降飛其龍虎大王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  
其國來降金將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  
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  
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必欲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  
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  
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  
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



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  
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  
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  
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  
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  
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术  
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  
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  
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日自古未有權臣在內  
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

兀术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术遣兵追之不及而河  
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  
已而入覲帝問之飛但拜謝而已 八月壬申朔貶  
秘閣脩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  
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  
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闈州學教授毛叔度嘉  
州司戶叅軍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  
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  
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  
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



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  
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  
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  
檜尤惡之九成旣謫邵州交游皆絕惟汪應辰通問  
及其喪父衆猶攻訐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  
之 丁亥楊沂中兵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  
柳子鎮沂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人  
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  
宿州 九月壬寅朔遣使諭韓世忠罷兵時諸大帥  
皆還鎮 金殺其左丞相谷神右丞相蕭慶 冬十

月金撒离喝陷慶陽河東經畧使王忠植死之忠植  
本河東太行義士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  
經畧安撫使及撒喝犯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  
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  
忠植詣撒离喝使甲士引至慶陽諭降忠植佯許之  
旣至城下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虜所  
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离喝怒  
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  
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 是月臨安火 十  
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爲衍聖公時金主興禮樂立孔



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璠遂  
 封之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取河南  
 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  
 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  
 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  
 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  
 村落間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三

魏在昭陽  
 縣治魏縣  
 山鄭京



